

寧古塔山水記
域外集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延沛

封面设计：王祖珍

封面题签：延 沛

宁古塔山水记 域外集

Ningguta Shanshuiji yuwalji

〔清〕张缙彦 著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2 12/16·字数 40,000

1984年10月第1版 1984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 3,600

统一书号：10093·650

定价：0.35元

前 言

《宁古塔山水记》、《域外集》为清著名学者张缙彦所著。这两本书系康熙年间松石斋刊本，均为孤本，且此后从未刊刻过。这次经重新整理出版，和广大读者见面，可谓幸事。

张缙彦，字坦公，河南新乡人，举崇祯四年(1631)进士，曾官知县、户部主事、编修、兵科都给事中，累官至兵部尚书。崇祯十七年李自成攻陷北京，被俘。自成战败退守关中，他逃归故里。福王时授原官，总督河北、山西、河南军务。顺治三年(1646)，江南定，降清。初授山东右布政使，寻改浙江左布政使，十五年为工部右侍郎。十七年以刻有《无声戏》二集，“以煽惑人心”，坐罪，褫职流放宁古塔，直至老死。

缙彦平生喜欢交游吟咏，即使罢官贬谪塞外，也常与著名文人桐城方坦庵、孝标父子，吴江吴兆騫、钱威等人诗酒相酬，“朝夕相对，欢若一家”。后与吴兆騫、钱威及金陵的姚琢之、湖州的钱虞仲、钱方叔、钱丹季等结为“七子之会”。

缙彦精于绘画、雕塑，明于乐律，尤工诗文。在

戍所，虽身处逆境，仍孜孜于著述。《老子论》《庄子论》等著作及许多记载塞外山水、风俗、物产、兵事、逸事及流人事迹等文章，均为此时所著。在他卒后，由其子张欲昌（字道子）和另一名私淑者刘孳樵（字云林）辑成《宁古塔山水记》和《域外集》两书。

缙彦一生著述甚富，除上述作品外，尚有《怀旧诗集》一卷、《杜诗分类》五卷、《岱史》十八卷、《天下名山胜概记》四十八卷、《菴居封事》二卷、《菴居文集》二卷、《依水园文集》前后集四卷及《金刚经如是解》《徵音集》《归云轩稿》等。除后两种已佚外，其余均有传本。

《宁古塔山水记》一卷，是黑龙江第一部山水专志。缙彦性喜山水，出塞后，鉴于塞外山水，“询之士人，皆不能名”，于是他于登山临水之际，“探奇搜奥”，凡耳目之所涉，足迹之所至，无不留心考察，或记其源流、胜迹，或载其物产、风俗。而山水之无名者，“姑以其地，以其里，以其所居之人姓氏名之”，如世人皆知的“泼雪泉”，就是缙彦为之命名者。名贤胜迹，逸闻佳话，使宁古塔山光水色，生辉不少。

该书凡二十二目，多记山川名胜及物产、风俗等，文采斐然，读之栩栩如在眼前。

卷首有康熙三年钱志熙之序、康熙七年作者自序及未署年月之钱威一序。据作者自序，本书似乎成于康熙七年，但钱威之序有云：“唯公（指缙彦）坦然以

处之，（居宁古塔）十余年来，无几微怨尤……”按缙彦出塞于顺治十八年，此序既云居宁古塔已“十余年”，可见本书，并非成于康熙七年，而应是十年以后。另外本书《洞山泥浆》一文，后附钱威评语云：“癸卯秋获从先生遊此，今六、七年不复至。”癸卯为康熙二年，顺推七年，为康熙九年，此又为本书非成于七年之佐证。

此书史料价值颇高。书中所记的山水地名，多有为后代所失载者。如宁古塔旧城之作石城，海兰河之为柳河，又如牧山、岸山、虎山、石河山、洞山、卧佛山、马流河等，不仅为晚出的《宁安县志》所不载，而且就以缙彦的塞外友人（如吴兆騫、张贲等）的著述而论，也无所征考。再如有关渤海国东京城的详细记载，人们多推张贲《白云集》中的《东京记》一文，而鲜知缙彦的《东京》一文却早于张文几年。又如宁古塔新城移建之时间，诸书（包括官书）均作康熙五年，但本书却提供了详细时间，指出新城之建，始于丙午（即康熙五年）夏四月，“越丁未、戊申（即康熙六、七年），三易星霜”，方始竣工。

作为黑龙江第一部山水志，本书具有开创之功。涉及到黑、吉二省的山水志书，有齐召南的《黑龙江水道编》、《东北海诸水编》，胡传的《十三道嘎牙河纪略》、《东北海防扎记》等，但都晚于缙彦之作。在为数不多的

山水志中，本书最先提供的史料尤为可贵。

《域外集》是一部散文集，共二十二篇，计“序”三篇、“记”六篇、“论”六篇、“书”二篇、“传”二篇、“疏”二篇、“说”一篇。文笔优美，词藻或华丽典雅（如《其旋草序》、《重安佛顶缘起疏》），或自然流畅（如《塞外山论》、《宁古物产论》，《王化龙传》等），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

《域外集》为研究当时塞外流人事迹提供不少新的资料。如据《唐人诗略序》、《词赋协音序》，可以知道这两部佚著的作者是姚琢之与吴兆騫。《三孝义传》点明了顺、康之交，就有以“邪教”案牵累流放宁古塔的流人。《游宁古台记》指出文献失载的“放雉崖”这一地名，是著名流人方拱乾所命名的。《王化龙传》从侧面反映出广大流人充当水手、匠役、帮丁时的悲惨处境。其他文章，对徐夫人（陈之遴夫人徐灿）、赤崖和尚（孙旸）、姚子（姚琢之）等著名流人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资料。

本书有关黑龙江地方史的记载，也有与其他文献互为补充、参证、发明之处。《苍头街移镇记》是最早的一篇有关中俄关系的私人记述。且本文结尾所谈的黑龙江口石碣，显然是指明代永宁寺碑而言，据此，缙彦则当是永宁寺碑最早的著录者之一。此外，如《观音阁记》与《莲花池记》二文，也多有他书所不详者，而

有关塞外山水特点之分析，风俗、物产之论述，均有精粹、独特的见解。

《宁古塔山水记》与《域外集》为康熙松石斋本，刻书时间当在缙彦卒后不久。估计此书流传不广，至今仅有孤本传世。《山水记》墨色灰暗，模糊不清，有许多字在阳光下也无法辨识。我们经过仔细辨认，方始整理成今天这个样子。其中有的残缺字，系根据上下文意推知者。《域外集》虽然纸张甚佳，但是剥蚀过多，文字损伤、残缺甚重。由于两部书均系孤本，故已无法校补。加之整理者水平所限，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希望专家学者指正。

尽管如此，作为至今尚未被人们重视与引用的孤本书，它仍然不失为是研究黑龙江地方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这两部书，有的文章，后附评语，评语除一则系姚其章所撰外，其余均系钱威撰。姚其章字琢之，秣陵（今南京）人。钱威字德维（一作德惟），吴江北麻人。二人均系顺治十四年举人，并均以是年南闱科场案牵累流徙宁古塔。二人在戍所，与缙彦、吴兆骞等结为“七子之会”。姚其章诗被吴兆骞誉为“春林翡翠，时炫采色”。钱威被吴兆骞誉为“议论雄肆，诗格苍老”。为便于读者对本书的阅读，特将二人事迹，简介于此，以殿本文。

在整理这两本书的过程中，得到上海图书馆王翠兰与邵佐华等同志和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谢忱。

李 兴 盛

1984年3月1日

目 录

宁古塔山水记

宁古塔山水记序	1
宁古塔山水记序	3
序	5
石城	7
新城	9
东京	10
宁古台	12
牧山	13
岸山	14
官道山	14
虎山	15
石河山	16
洞山泥浆	17
卧佛山	18
牡丹屯红山	19
呼郎山	20
白石崖	20
沙岭	22
马流河	23
沙儿浒	23

泼雪泉·····	24
河湾·····	25
兀喇·····	26
交罗·····	27
杂记·····	28

域外集

唐人诗略序·····	34
词赋协音序·····	36
其旋草序·····	37

苍头街移镇记·····	39
西来庵新建观音阁记·····	41
西来庵新开莲花池记·····	43
琢之灯鼎记·····	44
游宁古台记·····	46
外方庵记·····	47

塞外山论·····	48
塞外水论·····	50
宁古风俗论·····	52
宁古物产论·····	53
老子论·····	55
庄子论·····	57

与赤崖和尚书.....59

谢徐夫人画大士像书.....61

三孝义传.....62

兀者王化龙传.....67

募造关帝神像疏.....69

重安佛顶缘起疏.....71

六博围棋说.....72

附录

张缙彦生平简表.....74

宁古塔山水记序

古今之所慨于遇不遇者，岂独人事然哉！山水之在域中者，图以载之，经以著之，而且瘞玉镂碑以志其盛，飞觞赋咏以道其奇，何其幸也。其在域外者，荒江空谷，莫之或知，又何悲也。嗟乎！自古岂知有宁古塔之山水乎！间尝考诸方輿，稽诸传记，概谓此穷荒僻远之区，又宁问有林泉溪壑，足供人之盘桓而啸傲哉！

清兴，始通文轨，建为雄边，而乃有司空张公至焉。公生平忧乐，在乎斯民，既至塞外，于外事泊然无所接，独以山水为乐，支颐觞咏，如对故人。既而曰：“我终日好之而莫为之记，使丹崖碧流，百世之下，且指为穷僻之乡，谓非人所居者，不重负此山水耶！”乃汇集为《宁古塔山水记》。嗟乎！开辟迄今，高山流水犹是也，游而处者，不知其几亿万人矣。其山水之利足以及亿万人，而亿万人心力，曾不能留山水之名于一日，则信乎遇之难也。且遇之者，非独遇文章之士之难，有文章而又有德业器量超乎文章者之难也。试观蔡邕徙朔方，李白流夜郎，昌黎、梦得

之谪岭外，皆怨怫感愤，未肯以其文章，表扬其山川云物。柳子厚至，目为囚山、愚溪。读其文辞，戚戚叹怨，趑趄有远去之思，岂非处困之难哉？唯公坦然以处之，十余年来，无几微怨尤，故能网罗幽异，以使人可传而可述也如此。《易》曰：“安土敦仁。”其安土也，能敦仁也。读公之文，亦可以知公也。

后学钱威顿首拜撰。

宁古塔山水记序

天下之名山大川，在中域者，岳渎而外，其一丘一壑之□，莫不皆见于歌咏、传记，独在四裔者无闻焉，则山水固以人传也。吾闻山水之胜者，辄有神灵，类能福民，主休咎，且笃生贤人、君子。《诗》曰：“维岳降神，生甫及申”。谚曰：“鲁以泰山生孔子，邹以东山生孟子。”且川谷之峻者其民秀，顽者其民淳，若是乎，山水之系于人民也如此，然非有贤人君子表彰之，则所为名胜亦不传。单阙之岁，余坐窜营州之东又千余里，曰宁古塔。其地皆深山穷谷，人迹罕到之地，自结绳来，几千岁，不通于上国，惟宋末完颜氏辟居此地，建东京云。迄今三、四百年，而东京旋为榛旷，近乃以为迁斥镗人之所。其山连绵而纡郁，四望如屏如障，云兴雾涌，烟霞万态；其泉清而驶，狭处若瞿唐峡口，瞬息百里，广处澄潭霁洁，波縠萦回，游鱼可数。有奇峰突磧，下临不测之溪，奔流有声，风驱电薄于沙石之上者。有林木数十里，不见日月，千寻百围之材，不可胜数者。其佳处宜无让匡庐、鴈荡，特以僻陋荒服，不见称于士君子也。若北荒之渠搜、析支、

燕然、瀚海等，非有卫、霍诸人穷极沙漠，亦安知中土之外更有此乎？司空张棊居先生以直道忤时，先余至宁古数载。所至辄探奇搜奥，觞咏自得，登览之暇，著《宁古塔山水记》一编，封表土俗，皆可考见。公生于中州，无亦中岳英灵所钟，今宁古山水，假公之来而获传于天下后世，使山水有灵，当即复我公于嵩少、河洛之间。不然，久假不归，吾恐嵩少、河洛之神之灵，其或瞋胆怒魄而移檄，且旦暮至矣。

康熙甲辰孟春，吴兴后学钱志熙，拜手稽首谨序。

序

山河自而名也。华之形华，故华之，嵩之形高，故嵩之，恒之形亘而长，故恒之，衡以其上应玑衡也，泰以其长众山而独大也。昔人肖其象，取其义而名之。若生山之初，洪荒始判，造物者未必果尔云云也。呜呼！仓颉不制文字，大禹不凿山导河，黄帝不封不禅，即宇内各山皆嵯岬历落于混浊之中，名之为山为岳，夫岂山之性也哉？欧阳修曰：“罗浮、天台、庐阜、三峡，皆在下都小邑僻陋之乡，此幽人困阨放逐之臣之所乐也。”夫既处僻陋，位于下都小邑，而犹不免为人所称。呜呼！此亦山之不幸也。予窜身万里，自辽沈出阴沟关，道经十八道岭、十八道河，询之土人，皆不能名。予以为骤遇之，不能知也，及再历百余山、百余河，亦迄无能名者。迨至今所已二(?)年，环堵皆山，即予亦终不能指其一峰一壑也。乃知域外之观，非耳目之可及，心思之可测，名字之可类，意天固留之，以待幽人放逐之臣，有如是哉！予尝出东郊，登宁古台，又尝适西郊彭氏之屯，登虎山。土人又言：“东北泥浆之屯有山，似闽之武夷者。”同诸友往观之，以日

暮阻河不能至。翌日再往，得一洞而休焉。青壁千仞，高岩逼人，亦可得其大概矣。南至沙岭，游览东京，虽榛芜没中，犹见霸气。及偃卧石河，官给一廛，在东北隅，其幽深处未可量也。然登高遥睇，回顾茫然，云烟飘渺，青在天际。土人言到处有高峰绝巘，以人迹远，多虎狼，不能至矣。呜呼！穷乡僻壤，耳目有穷，意兴无极，又乌可以已乎？乃与吴江钱德维、吴汉槎谋再搜索，撰为山记。山无名，姑以其地、以其里、以其所居之人姓氏名之，亦曰由其山性，与幽逐之人见弃于世者，同归之无名焉尔。柳宗元作愚溪记、囚山赋，于困阨放逐之怨，不绝于心，故强为之名如此。予文词不逮宗元，困阨放逐，固自宜也，亦曰愿为泰豆、无怀之民，□（以）相浑于无何有之乡、广漠（莫）之野，岂敢以浮名贻诮于罗浮、天台、庐阜、三峡也哉！

时康熙七年，岁在戊申，长至前一日，外方子张缙彦坦公氏题。